



碧草岩上吹来的风

浩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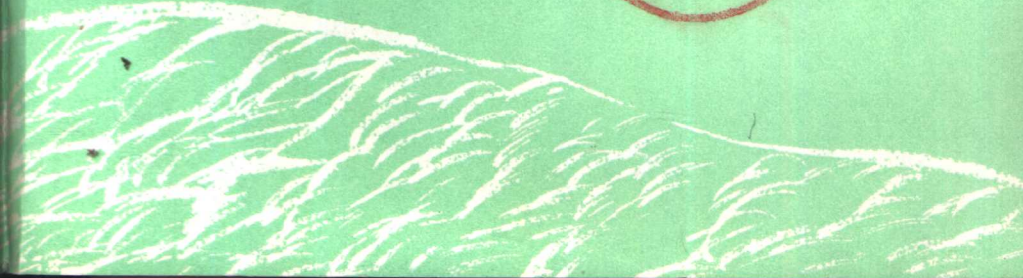
碧草岩上吹来的风

浩然



200074846

作家出版社



碧草岩上吹来的风

作者：浩 然

责任编辑：水 舟

责任校对：祁 斌 李超英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232千

印张：9.375

插页：3

版次：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398-1/I·397

定价：4.4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浩然

耿直了一辈子的庄稼人哪，他就搞过两次
弄虚作假的伎俩。那一次是对外国人使用的，
这一次要对他的同胞，他的领导，他的亲人
使用，对他的这番举动是应该说悲哀呢，还是
应该庆幸呢？

他坐了很久很久，打个盹 还做了一个梦。
梦见他 ~~住到~~ 住到向阳坡的棚房里，在砖墙的
院子中间，有一块一尺见方的土畦，畦里长着
孤零零的一 ~~棵~~ 棵山豆苗。^他从 ~~那~~ 井里提出泉
水，浇在山豆苗上。山豆苗立刻开了花，结
了荚。他赶紧摘豆荚，剥豆粒儿，再一次往地里
下种。山豆苗越 ~~长~~ 长越多。山豆粒越 ~~收~~ 收越多。
变成了满山遍野的山豆苗，整仓整 ~~囤~~ 囤的山豆
粒儿……

“希，希！”

作者手迹

文学小传

浩然，本名梁金广，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（现属天津市），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，在蓟县王吉素舅父家长大。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，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当过8年村、区、县基层干部。1954年至1964年先后任《河北日报》、《俄文友好报》记者，《红旗》杂志编辑。以后在北京市从事专业创作。1973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。曾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1978年被取消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，北京市文联副主席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北京文学》杂志主编，河北省三河县文联主席，《苍生文学》主编。1949年立志文学创作事业，一面工作，一面练笔，走自学成才的道路。他手里举着“写农民，给农民写”的旗子，在北京郊区和冀东农村做了三十多年艰辛的艺术耕耘，以歌颂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《喜鹊登枝》、《杏花雨》等步入文坛，以描述社会风云的长篇巨作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等闻名国内外，以反映农村改革的《苍生》再次崛起。他的主要著作被搬上银幕、荧屏，改编成连环画册，电台连续广播，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，在日本、法国等翻译出版。并被载入《世界名人录》。目前，他正在家乡一面体验新生活，一面写自传体小说，已出版和发表的有《乐土》、《活泉》。

目 次

山 豆.....	1
笑 话.....	46
碧草岩上吹来的风.....	90
杨庄风流事	128
花癩子秘史	162
小山下，小河旁	210

山 豆

豆庄产豆，历史悠久，中外驰名。

那地方出产的豆子可不是一般的豆子，它稀少而奇特：形状像芸豆，却比芸豆的粒儿圆；颜色似红豆，又比红豆光亮；煨成豆馅做包子，不用搁糖就是甜的；泡成豆嘴儿，炒青菜不必放肉就是香的；要是拿白水清煮当汤喝，又甜又香，赛过桂花莲子羹。那种豆子养种起来很难，也很容易，因为它既娇嫩又皮实。一百天不下滴雨，它照样开花；连阴一个月，它依然结荚。还有一手极绝：这种豆子只在豆庄村北向阳坡的那一块地里生长，不能出村界；即使出了那一片地的地界，如果硬强去引种，也会光长秧棵不长豆粒儿。豆庄人管那种豆子叫山豆。豆庄人爱吃山豆，给亲戚朋友送礼也常以山豆代替；外村人尝到山豆的味道之后，同样爱吃，到处传扬它的美名。

可以考证的历史上，豆庄的山豆遭过两番劫难。头一回是五十年代“放卫星”，第二回是七十年代“学大寨”。每一回都是由上边下命令，硬让把低产的山豆地改种为高产的玉米和白薯。现如

今，进入了改革时期的八十年代，山豆又一次遇上厄运。这一回倒不是由上边强迫的，而是从下边自发的。山旮旯子的豆庄人，让突然降临的改革浪潮吓得傻模愣眼了几年之后，也渐渐地解放了思想，追赶时兴。那些腿脚灵便能活动的，都进镇进城去挣活钱，捞大钱，不再把种庄稼当做正经营生，使大块大片平整、肥厚、能浇水的土地都撂了荒，谁还拿山坡子地放在眼睛里？再说，穿了人造纤维的农民们，也在不知不觉地应酬、效仿和攀比中，改变了生活习惯，其中包括改变了饮食习惯，讲究吃大米，白面，还有麦乳精、巧克力。谁是那号“土老帽”、“傻瓜蛋”还想吃山豆呢？不爱吃山豆，自然不再爱种那样价钱低廉的玩意儿。因此，豆庄的山豆，事实上又一次遭受到劫难。而这一次，要不是有一个古怪的陈旺老头的存在，很可能是一场灭绝性的灾殃！

陈旺老头没有改变饮食习惯。陈旺老头没有想到要改变饮食习惯。他仍然爱吃山豆，一往情深地喜欢着长山豆的土地，决不肯扔掉它和荒芜了它。每年从春到秋，每天从早到晚，他都在他分得的那块山坡地上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、锄草、灭虫，而操劳不息。如同当年抚养他那个“带犊子”儿子和亲骨肉闺女一样经心经意。没有活儿可干，他就坐在石头垒的坝台阶上，抽着旱烟，眼瞅着豆棵子，半晌不动窝；咋瞅咋心爱，比年轻那时光对媳妇还要亲热。

到了晚年，陈旺成了一个顶倒霉的人。先是老伴儿病倒好几年，一伸腿死了。随后是儿子跟他吵吵闹闹，硬是分开家去单立门户。紧接着又轮到最小的闺女找主嫁人，丢下他孤单单的一个。这样一折腾，整整齐齐的一个家就散了班子，热火炭似的小宅院变得冷冷清清。好在他是一个苦水里泡过来的人，这一辈子什么苦都受过；不论什么苦难落到他头上，他都能够吞咽下去，继续有心有肠地奔日子，而且总盼望过得舒心一些，过得美好一些。万万没有料到，去年秋天，又有一场祸落到他的头上。

那一天，他高高兴兴地收割完长得很好的山豆，一趟一趟地背回家。当背到最后一趟，小心地从地垅沟里往外走，忽然瞧见掉在坝阶石头缝中间一颗山豆粒儿。他弯下腰，伸手拣起，没容把腰伸直，脚下的石头被蹬得活动而后坍塌，使他闹个趔趄；并不觉得太重地摔坐在地上，却疼痛难忍，无论怎么咬牙也没有站起来。

老了！酥脆的骨头受了折伤。在医院躺了一个月。在家里养了整整一冬。常言说伤筋动骨一百天，所以直到过了今年的春节，他才能够拄着棍子挪动。先挪动到屋子外边，又挪到院子外边。然后练习着自己提水、抱柴、做饭。他继续挪动，要挪动到村子外边去，要挪动到准备种山豆的地里去。

白杨树的枝梢变得绵软了，吐出鲜嫩嫩的苞芽。暖风里掺着返浆泥土的味儿，缓缓地、一阵一阵地吹过来，吹得人心里怪舒坦。

陈旺老头坐在大门口的石头上，眼望着不远处新开辟的大道上疾驰的拉货物的汽车，用手掌使劲儿敲敲受过伤的那条腿的膝盖，不由得自言自语：“老伙计呀，你别再撒娇了，该种豆子喽！”

二

墙角拐弯的地方，有人搭了腔：“三爷爷，您这是跟谁说话哪？”

陈旺闻声抬起头，眯着眼，用手掌遮住直射的阳光一看，朝他走来一个年轻人。虽然瞧不清楚眉目，只从那身材的轮廓、走路的姿势，就猜定来人是村长。因为村长的长相、动作跟他爸爸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村长上任三年没有走进陈旺的门口一回，今几个，他怎么冷不防地到这儿来了？难道说有啥要紧的事儿？陈旺老头心里这么想着，嘴巴回答问题：“噶，我跟我这条娇贵的腿唠唠咯。我劝它长长志气，好跟我下地干活儿呀！”

年轻的村长停在陈旺跟前说：“您还能下地干活吗？我看不行了。”

“咋不能呢？”陈旺老头不服气地反问后宣告，“我再练上十天半月的，就要提起大镢去刨地边子。不信你就睁大眼睛等着瞧！”

村长打个否定的手势：“算了吧，您土里刨食吃几十年，熬过来不容易，用不着再受这份罪啦！”

陈旺不爱听这种话，用不悦的语调说：“村长，我跟你们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年轻人想法可不一样，不把干庄稼活儿当受罪。人养地，地养人；庄稼人要是生长了嫌弃黄土坷垃的邪心，必定要挨老天爷的惩罚。你没经历灾荒年月，没有尝过挨饿是啥滋味儿吧？”

“嘿嘿，都八十年代了，您还念四、五十年代那本老掉牙的经？……”

“哼，你们不念由你们，我得念！”

“您也不用念了。我们已经给您找了个端金饭碗的享福的地方。”这会儿，年轻人的心气是显然很好，不仅没有介意老人家的生硬态度，反倒报喜似地说道，“上级批下来，三天以后准许您住进县办的敬老院！”

陈旺听到这句意外的话，竟然吃惊得脸色变白、下巴颏直抖：“你，你说什么？让谁进敬老院？”

“就是您老人家呀！别的人哪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呢？”村长回答着，发现老人面有难色，就补充几句，“敬老院在县城边，好几排红砖红瓦的洋式房子，每排都有大彩电，还有洗澡的大盆子。一天三顿精米白面，做熟了有人给端到手上，撒开了往饱吃。往那地方一住，可真算是过上了社会主义的日子。好多人都抢着去。求个名额，比前些年想当兵、想进工厂还要难。我们一连跑了六七趟，打着您是豆庄的老干部、有特殊贡献的旗号，走了县委书记夫人的后门，才得到批准的。……”

没容年轻的村长把话讲完，陈旺就连连摇头，断然地宣布：“我不能离开豆庄，我不去那地方，让别人去吧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还有力气，还能动。你们再把别人家撂荒的山坡地分给我几亩，我再干两年……”

村长不耐烦地绷起面孔：“我可以满足您这个古怪要求，可是，请问您，干完了两年以后怎么办呢？”

陈旺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：“我估摸着，两年过后也不至于趴到炕上不能动弹。……”

“等到趴到炕上不能动弹了呢？您不会长生不老，总会有那一天吧？”

“等到那一天，我就当五保户。”

“哈、哈、哈！……”村长忍不住地放声大笑，“您哪，老脑筋老到了这种程度！您应该知道，眼下豆庄能活动的人，全都跑到外边去抓钱。干一天小工五、六块，到城里收购废酒瓶也能捞几十。谁还肯留在家里保您呢？去年冬天，您那三闺女伺候您养受伤的腿，害得她男人少挣好几百块；她心疼得背着您哭好几回，您知道不？您不心疼别人，也不心疼您的亲闺女？您还想拖累她跟您受苦？”

陈旺的心被村长的这一番话，特别是后边的几句话触痛了。他沉默了片刻，下决心似地低声说：“我往后对谁也不拖累，我就是老死在炕上，也不让谁管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年轻人惊叫一声，不由得掏出心里的话劝说老人，“您要是真的死在炕上，上级领导追查我这个当村长的责任不？我身边那伙等机会搞倒我的反对派、对立面揪我的小辫子不？我们费心扒力地在敬老院求个位子，就是为了把您安排好，不出岔子呀！您硬是不进敬老院，这不等于苦害我吗？您觉着这样做合适吗？”

陈旺虽然不能把村长的这些话全都听懂，可是他毕竟当过村干部，知道当干部的难处，理解他们的苦衷，所以他心慌意乱，一时想不出一个既让自己顺心，也不让年轻村长为难的两全其美的主意，不由得心慌意乱起来。

村长可怜巴巴地说：“三爷爷，支持、支持我的工作吧，求您啦！”

陈旺沉默片刻，终于强打精神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想拖累谁，也不能让谁为难。……”

村长一喜：“那就这么定了。三天以后，我找一台手扶拖拉机，亲自送您进敬老院去享福。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别这么急忙，让我仔细地想想。”陈旺见村长要走，想拉住他再谈谈；可是没等他把手伸出去，村长已经转过身去，大步流星地走出门；想喊叫，还没有喊叫出声音，村长的影子早在墙角处消失了。

三

以后的三天三夜里，陈旺老头愁苦万端，无论怎样地琢磨和掂量，都认为没路可走，甚至觉得活在世上既没有多大意思，也没有啥奔头；条条道儿被堵上，钻进了牛角尖儿里，曾经几次想到死。

活着难，死也不易；活得最艰难，死到临头的时候，他还是想活下去。于是他一面长吁短叹，一面做着进敬老院的准备工作，收拾破烂家当。手动着，脑袋里也不消停，总是闪现着他在敬老院里亲眼看到的那一幕情景。

一年前，他的腿还没有受伤的时候，参观了一次敬老院。那是县里专门组织的。规格很高，条件很严，必须在历史上有功绩的老村干部，才有资格加入参观团。村里用拖拉机把陈旺送到乡政府。乡政府用三轮摩托把陈旺送到县招待所。然后，陈旺跟上

百位从各村来的白胡子和白头发的人一起坐上大红轿车，很威风地开向敬老院。汽车一出城区，离着老远，就望见小河边、绿丛中一片红砖瓦的房屋。一进油漆大门，就瞧见满院子奇花异草、鱼池凉亭。敬老院院长率领全体干部迎接到车前，一边陪同参观，一边介绍敬老院的规模、设备、管理经验，以及入院的孤寡老人安度晚年的生活美好情形，除了在几排房子前边转转，还走进几间房子里仔细瞧瞧，跟住在房子里的老人坐一坐，谈一谈。房子宽敞明亮，每一间四张床，四条小桌，四只柜子。床上铺着床单，枕头上垫着花枕巾，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上遮着花被罩。桌面上除了摆着茶壶茶碗之外，还有一盘红苹果和黄鸭梨。每只小柜子上坐着一位七老八十的人，但穿戴整洁。男的是崭新的中山装，女的是很讲究的针织外罩。一律都是一尘不染的布棉鞋。他们端坐在位子上，笑模笑样的，客人问什么，他们都同声回答：“好哇，好哇！”像一伙天真的小学生。院干部领着大家看了游艺室、洗澡堂子，最后走进放着大型彩色电视机的会议室里开座谈会。前来参观的人无一例外地心情振奋，齐声夸赞，都说进了这座敬老院的孤老人等于进了幸福的天堂。

陈旺老头落座之后，忽然发觉不久前三闺女特意给他缝做的棉手套丢了一只。他估计丢在第二排一号房子里。那里住着一位老烈属，陈旺刚才坐在他的床边跟他唠了几句。可能是在那时候没留神把手套掉在地下。陈旺怕一声张找东西而惊动别人，破坏了热烈的气氛，就趁人们争先恐后地畅谈感想而不会留神他的当儿，悄悄地溜出会议室，拐进月亮门，直奔第二排一号房间。他推开门，不禁地一阵发愣。只见四张床上的花床单不见了，枕头上的花枕巾不见了，四个被垛的花罩不见了：赤裸裸地露出了涂着团团尿碱和汗痕的破褥子，油渍斑斑的烂枕头，黑不溜秋、耷拉着棉花团的被子。原来那四个穿戴整齐的老头，变得浑身脏烂不堪：一个正把脚上的新鞋换旧鞋，一个正把叠起来的中山装往

小柜子里放，一个蹲在墙眼下，搂着肚子连声咳嗽，另一个是老烈属，正坐在床上，把解开了的棉裤腰翻过来，聚精会神地捉虱子。……陈旺不好意思细看这一切，也没惊动房子里的人，赶紧用眼睛搜寻手套。那只手套果然丢在这儿，已经被人从地下拣起来，放到小桌上一个不见了红苹果和黄鸭梨的搪瓷盘子里。陈旺奔上前，抓起手套，转身就迈出了房屋。这当儿，只见一个胖得像面缸一样的中年妇女，追赶着穿着破衣拉花的老太太。老太太双手捧着一个红苹果，一面没命地跑，一面贪婪地啃着吞。胖女人龇牙瞪眼边追边喊：“老馋鬼！老馋鬼，不赶快给我放下，我不打掉你的牙算你长得结实！”

陈旺慌忙地回到会议室，没有声张刚刚亲眼看到的那幕弄虚作假的戏。听着人们对这所敬老院的声声赞扬，他的心情也没有过分的别扭。他当过多年干部，经的多，见的广，他能够体谅别的干部，包括弄虚作假的干部。抗战那年月，他当过“两面政权”的村长，曾经多次用弄虚作假欺骗凶恶奸诈的日本侵略者，结果保护了革命利益，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等到共产党掌了政权，那些头脑发热发昏的官儿们，也逼迫自己的干部拿弄虚作假相互欺骗。乍开始干这号事，陈旺很反感很为难很别扭，以后不得不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硬着头皮随大溜，跟着干；干着干着，习惯成自然，变成带头干，干得既顺手又心平气和。

如今，轮到陈旺本人要住进那座显然包藏着不少虚假的敬老院，不仅使沉睡着的“反感”、“为难”和“别扭”苏醒过来，而且从心底生发了一种深深的恐惧。他思来想去，终于认定：年轻的村长好心好意地、千方百计地给他在敬老院要求一个位子，像报喜那样通知他进敬老院，像劝善那样说服他答应进敬老院，这本身就是一场弄虚作假！

“唉，唉！这哪儿是让我去享福，分明是让我去受罪呀！”他一边收拾旧破东西，一边胡思乱想，不禁地自言自语，“依我看，进

敬老院也是一场灾祸，不亚于摔伤大腿那场灾祸。也许比那个还要难过难熬呀！”

四

千不该、万不该，陈旺老头不该摔伤大腿。如果不倒霉透顶地摔伤大腿，自己能走能动，能让土地产出粮食，能把粮食做成熟饭，什么事儿也不依靠旁人，那么，年轻的村长决不会把陈旺当成包袱，尤其不会想到把陈旺这个包袱赶紧地甩给敬老院！

不登梯子不爬高的陈旺，怎么就会摔伤了大腿呢？仅仅由于要从石头缝里拣起一颗山豆粒儿。陈旺太珍惜豆庄特产的山豆，即使是一颗一粒，也不忍心眼看着它被丢掉！

山豆，比芸豆圆，比红豆光亮的山豆，曾经在历史上两场天灾人祸的浩劫中，拯救过豆庄全村老少的性命。这样的大恩大德，有良心的人是不会忘记的。

据传说，很早很早的年代，这地方没有人烟，更没有村庄。皇帝为保江山，要修造万里长城，就从天南地北抓来农民给他烧砖和垒砌。长城修造起来之后，好多修长城的农民也没有走。他们一拨一伙地找平川地，或找有土的山沟，盖房子安家，开荒种庄稼。天长日久，一拨一伙的人家就形成了一个个相间数里的村落。

有一年闹旱灾，从春到秋没有落一滴雨。到了寒冬腊月，年轻力壮能够走动的人都饿跑了，老小病残不能走动的人都给饿死了。整个村整个村地断了人烟，要多惨有多惨！与此同时，却出现一个奇迹：豆庄（那时候当然不叫豆庄）的人，不论强的还是弱的，不论老的还是少的，竟然没有一个逃跑的，也没有一个饿死的，家家户户全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严冬，熬过了难关。

他们靠什么活下来的呢？多亏了一个姓陈的老头子。

陈老头为人和善、慈祥，而且识几个字，能够看黄历、写对联。全村人没有不尊敬他的。他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媳妇，一个孙

子和一个孙女，热热闹闹一家子人。小的孝顺老的，老的疼爱小的，过着和和睦睦的光景。大旱灾那一年，陈老头预感到来年还得接着大旱，不投奔风调雨顺的地方，肯定保不住性命。于是，他把儿子和媳妇叫到病榻跟前，说道：“天塌地陷的大难当头，不能在这块地方坐着死了。你们腿脚灵便，赶快带上孩子远走高飞，求一条生路吧！”

儿子和媳妇说：“要逃难就全家人一起逃，哪一个也不能丢下。”

陈老头说：“我浑身全是病，动转艰难；已经到了这般年纪，就算逃出去还能活几年？保住后代根苗要紧，你们别管我了。”

儿子和媳妇说：“要死就死在一块儿，我们不能丧尽天良地只顾自己。”

无论陈老头怎样地苦苦劝说，儿子和媳妇一口咬定不从命。老人家暗自思忖：“我要是听他们的，跟他们逃走，一路之上会成为累赘，拖着他们行动艰难，也走不成；我执意不跟他们走，他们准不肯离开；就算他们被我逼着动身走了，到外边也得一副肠子两下里挂，不能安宁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先死，让儿子和媳妇心里干干净净、无牵无挂地带上孙子孙女逃出去，以求保住性命、保全后代。……”

他想来想去，一狠心决定自杀。

在哪儿死呢？死在家里不行。有过“横死”人的院子就成了凶宅，儿孙们再住到这里就难得宁静。死在村子里也不合适。乡邻们走在街头上不愿意遇见鬼魂，为此会担惊受怕。对，到北山上去死，那儿不妨碍任何人。

他趁家人不留神的当儿，拄着拐杖走出屋，溜出院门，绕出村口。他穿过早枯了枝杈的树林子，越过早光了禾苗的庄稼地，慢慢地爬上了村子北边的向阳坡。

向阳坡的那一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涧，两眼一闭，纵身往